



感悟

独自旅行

王唯唯

多年前，一位老师的辞职信火遍全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激发了很多人的旅行欲望。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时，敬佩之余，我承认我没那胆量，辞职很容易，但辞职后的日子如何过？好饭不怕晚。当时就想，退休后一定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

退休后，我婉言谢绝了两家团体的盛情邀请。家人和朋友都问我为什么，我说，退休于我是一种解脱、一种全新的人生开始。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于是便有了旅行。

第一次出游是跟团旅游，4天3晚。没想到这种“被安排好”的模式让我受不了，走马观花的安排不说，每天似乎都在赶路，有如蜻蜓点水一般，去哪好像都只为“到此一游”，更谈不上游玩时该有的那份闲情。于是毅然放弃，选择独自旅行。在独自旅行的过程中，一个人，一段旅程，一种心情，没有任何束缚，亦没有丝毫羁绊，充分享受了独游的乐趣。正如余光中所说：“独游有双重好处。第一是绝无拘束，一切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另一种好处是能够深入异乡，游伴愈多，愈看不清周围的世界。”

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做大量功课，做出详尽的旅游攻略。当我面对精彩纷呈的自然景观时，心胸豁然开阔，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使视野和思想变得顺达，灵感瞬间迸发：一路艰辛越过十八盘后登上玉皇顶，山河尽在眼底，那巍峨壮观的美顿时激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万丈雄心；来到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细雨纤纤，枕河漫漫最能触动敏感的情怀，看着雨水滴落在青石板窄巷，眼前就出现一位撑着油纸伞漫步的婉约清丽女子；置身塞北大漠，唯见黄沙莽莽，远方的落日、孤烟以及粗犷雄浑的边塞鼓乐能唤起我对大自然的无比尊重和敬畏；来到河西走廊中心城市武威，饶有兴趣地端详着雷台汉墓博物馆里的“马踏飞燕”，虽然只是仿品，但一曲《凉州词》、一条丝绸之路、一个霍去病已令我肃然起敬……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定会坐公交、进菜场、逛夜市，跟宾馆的保洁阿姨聊天，和出租车司机成了朋友。我深知要了解一个地方，特色美食往往是最真实的内核，也是当地历史、地理和民俗的最直接最淳朴的体现。一簇菜，一钵汤，你体验的不仅是物质的滋味，更是当地历史与人文交错的馥郁绵长。曾经专门比较过黄州、杭州、儋州三地的东坡肉，心仪的不是美食，而是那个才冠千年、乐观豁达的东坡居士，阴云一直围绕着他，他却总能在夹缝中找到阳光，娱乐了生活，也感染了世界……

独自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在沿途看了多少风景，也不在于你是否到达了预期的目的地，而是在于你旅行中的那种心境的变化和丰富的经历。真正的旅行，不是为了在名胜古迹留下自己的身影，也不是为了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经历，而是想要领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手中有笔，即使眼前是漫无边际的田野，依然也能微笑着陌上花开……

一个人能在旅途中欣赏风景名胜，感受那些叠藏在典籍史籍里的风光跃然眼前的那份欣喜，是件幸福又有意义的事。江山万里，钟灵毓秀，当旅行不再执着于远方，不再受制于具体的路程，人就会踏上一场心灵之旅。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旅行，而每个人，都是这天地间匆匆的过客。



情感

向诗而行

石泽丰

夜深得即将破晓，在这个时间点，祖母一走一歪地挪动着她的小脚，像一只老鸭般一摇一摆地朝黑屋走去。黑屋里有土砖砌成的灶台，灶台前端是用土砖围成的柴禾栏（专用于放柴禾的），后面有食橱、水缸，还有瓦罐。瓦罐除了腌制蔬菜外，祖母还把它用来腌制岁月的苦难，腌制人间的变化，腌制她内心的杂乱和对屈原的崇敬，她手里的煤油灯可以为证。

黑屋在我的老家，还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叫做“灶哈”。后来改革的春风吹到我们山村，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除了挣回一些钱外，还带回了一些新鲜的名词，比如他们把灶哈称为厨房。这是祖母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她觉得就我家的厨房而言，叫黑屋更加贴切一些，她不愿意改。

哦，我记起来了。那次是离端午节不远的日子。我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我睡在床的里边，她睡在床的外边。她起床时，我醒了。我吵着也要起来，和她一道去黑屋。祖母说，她要到黑屋包粽子，问我去干啥。我说不出合理的理由，但执意要跟着去。祖母骂骂咧咧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允许了，允许我跟在她身后，随她一起横穿堂屋，去东边的黑屋里。

端午节来临之前，我们那里的人，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在我家，包粽子成了祖母必做的功课。经过口耳相传，她知道了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没有文化和生在民国的祖母，经历过饥荒、逃难，她当然不知道那位诗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屈原。但她知道，他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的。我想，祖母知道这一点的原因，很可能是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人们要在门前的湖里划龙舟、投粽子，且这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于屈原的故事，我在读小学五年级之前知之甚少。直到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的那年端午节，一位民办教师向我们略略地说过一些。我把学到的粽子与屈原的故事，粗略地对祖母作了述说。祖母听我转述后，觉得我在学校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是她在黑屋里永远都无法找到的答案，但去黑屋里包粽子的那盏煤油灯，倒是给她一些向前行走的光亮。

我看到过在端午节的清晨，她借着这光亮到黑屋里去煮粽子的情形。她把柴禾放在煤油灯上点燃，然后迅速地塞进灶膛里，又拿起一个柴把塞进去。灶膛里，火旺起来了。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煮沸了，水花从粽子的间隙里翻滚而出，不断地向四周散去，像一行行迥异于她心中的诗句。这诗句是对她之前的认知的颠覆和补充，而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这些现象，亦是屈原生活过的经历，至今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里。粽子煮好了，祖母盛上几个，放入一个蓝边海碗，随后拿到供桌前，点上几根香，怀着虔诚拜神位。

时光不会止步，也不可能止步。它夹杂着风沙，掩埋了屈原，掩埋了无数的生灵，包括我的祖母。少年时代，我对祖母心灵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诗意的光晕，感到有些杂乱。我没有看清诗歌的叙事和转折，虽然心生热爱。如今看来，那些隐藏在诗中的叙事，就像一条河在流动，它如祖母当年手里的那盏煤油灯，照着她向诗行。

记忆

致敬青春

凌泽泉

“又是毕业季，云翻涌成夏，离别的泪，被岁月无声地蒸发，往后的日子，泛起的，唯有默默的牵挂。”翻开毕业留言册，看着一页页字迹已渐淡的文字，感觉时光追不上白马，曾经攥在掌心的梦想，都从指缝间不经意流走。想那青春年华，何等的意气风发，操场上生龙活虎，你追我赶，你纵身一跃，手腕一扣，飞出的篮球恰好落入篮圈，我一猫腰，双手一垫，跳起的排球被他铁腕兜头拦住，一拳扣下。迎新晚会上，你披着彩光高歌一曲，我激情澎湃地朗诵诗章。曾经我们都以为时光不老，这样的场景，将年年如是，岁岁再现。

记得当年每周有半天的劳动课，因为学校刚搬至新址，我们的任务就是平整操场。从保管室领来大筐、铁锹、扁担，按照体育老师划分的任务，女生挖土，男生抬土，我们将一筐筐土填埋在低洼处，来来回回中，你把箩筐推向我撞我的腿，我抬高扁担让箩筐去碰你的腰，说说笑笑中，一大片的泥土被我们抬走，一个个大坑被我们填平，虽然每个人都累得满身是汗，但这却是一周中最浓最稠的快乐时光。

那时的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每个周末学生会把电视机搬到大礼堂，让我们过一把电视瘾。数百人挤在没有座位的大礼堂，后面的人踮着脚尖或从教室搬来板凳站到上面。偶尔，学生会还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吃过晚饭，大家就像过年一样换上新衣，顺着马路边，往相距三四华里的电影院赶，那份激动不亚于去赶赴一场盛宴。

每天傍晚，我们喜欢结伴从西门出校，左拐绕向一条土马路，路右边就是庄稼地，春天来了，我们去农民犁田、播种，去看返青的油菜和麦苗油绿葱茏；夏日，我们去看金色的麦浪、绿油油的禾苗；秋日，我们去无边无际的稻浪翻滚，看飘飞的落叶铺一地的金黄；冬天，我们去雪花在空中的舞蹈，看路旁的树木素裹银装，看田野一片白茫茫。就是这条土马路，让身居校园的我们，能够与节气连接，也正是路边的田野，让我们的心田能够四季分明。

那时的瞌睡比较麻烦，起床的铃声被我们咒骂过百遍千遍。每天清早，月亮还挂在梢头，晨练的哨声便一声紧似一声响起，叠被、洗漱几分钟就得搞定，然后踩着《运动员进行曲》，跑步赶到操场，站到本班的队伍中，先是跟着领操员做操，接着就是跑步，一班一个方阵，合着体育老师的哨声，跑道上的人流如洪水决堤般向前涌去，最兴奋最来劲的就是呼喊“一二三四”，震天动地的喊声，叫醒了晨光，叫醒了天色，就连枝头的鸟儿也扑棱起翅膀，在蓝天上开始新一天的丈量。

青春年少的我们，本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情感可供挥霍。拍毕业照的那一刻才幡然醒悟，分别的日子即将到来。余下不多的时光里，我们忙着写留言，忙着拍合影，忙着互赠照片，仿佛要把一切都装进小小的照片里，留待来日思念。

此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再有来自老师的呵护，天各一方的我们从此再也不能朝夕相处。时光，渐渐地松开了我们的手，我们握住的是现实，握不住的是浪漫。成婚成家，我们有了丈夫或妻子的身份，扮演着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而渐渐模糊的却是彼此的面孔。

可我们，曾是坐在同一个教室聆听同一位老师授课并在同一个食堂就餐的同学啊，我们曾踩着同一片铃声上课下课午休晚睡，曾一同做操一同跑步一同劳动，曾淋过同一场雨、踩过同一场雪、听过同一声惊雷、吹过同一阵清风啊。

